

第四卷

长篇小说卷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延泽民文集



延泽民文集

第四卷

(长篇小说卷)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99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:韩继海

封面设计:于克广

延泽民文集(第四卷)

Yanzemin Wenji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)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3 8/16·插页 7

字数:320 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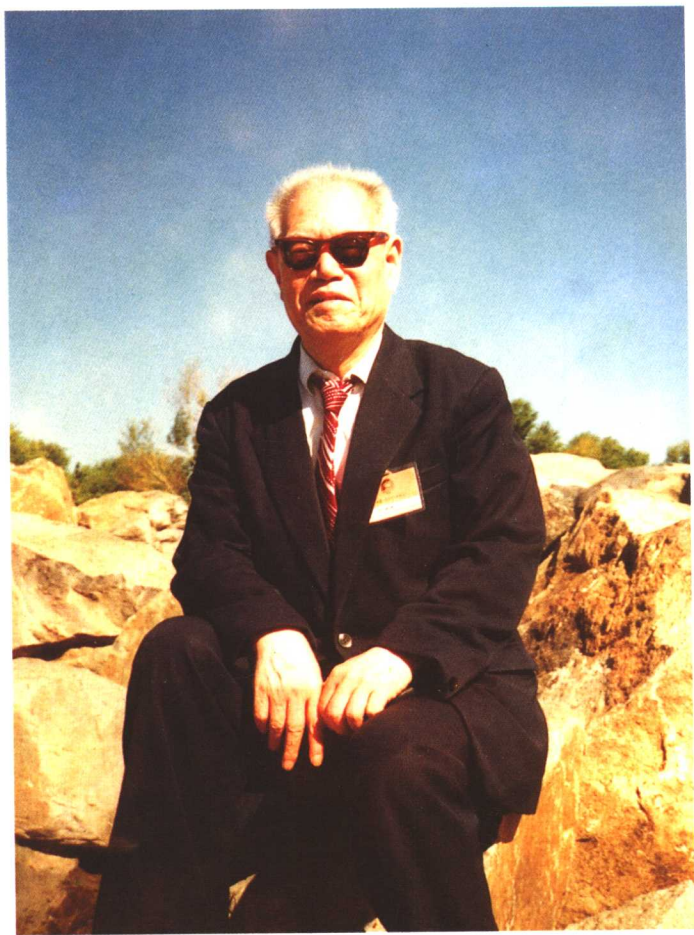
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 000

ISBN 7-207-04276-0/I·644

平定价:21.00 元

精定价:24.00 元



1990年8月全国政协委员视察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后于哈尔滨太阳岛留影



1969年10月11日“文革”中从“牛棚”出来第一次全家合影



1983年离开黑龙江省时，到哈尔滨火车站送行的同志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出版说明

一、文集编入的主要作品，是作者已经出版的小说、散文、文艺随笔、电影文学剧本，以及少部分已经发表但未成集或未发表的作品。此次先期出版的作品共分六卷，长篇小说四卷，中、短篇小说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一卷，散文一卷。前三卷为以民主革命战争时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，期间有两篇同类题材的中短篇小说，亦收入第三卷中，不另标明。尚有百万余字的理论文章和革命历史纪实文学作品未收入文集，拟将单编为两~四卷，下次出齐。

二、编入文集的作品，都保持了原来的名称和风貌，作者在《自序》中已有说明。

主要人物表

常明宇——中共 X 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

文端雅——常明宇之妻，X 省文教厅长兼北江大学校长

常小端——大学生、常明宇之子

常小雅——舞蹈小明星、常明宇之女

郑英——小端、小雅的女保姆

李成虎——郑英的爱人、北江大学保卫干事

乔兰——常小雅的舞蹈老师

成龙——作家、文艺评论家

冬雁——儿科医生、成龙之妻

成小龙——成龙的儿子、大学生、插队知青

郑万福——虎山县南山屯大队牛场场长、郑英的父亲

李希贵——山河公社党委书记

梁大宏——省委副书记、副省长

雷无声——省委副书记、副省长

王大海——省公安厅副厅长

远化光——省文委主任、副省长

贾士真——省农办主任、省委组织部长

张反修——北江大学造反团总司令、省革委会副

主任

樊生富——X省革委会主任

申 光——造反总团专案组长

荒 云——《北花文艺》编辑

陈 礼——中学校长、梁大宏之妻

路 明——俄语翻译、远化光之妻

远红梅——大学生、造反团头头、远化光之女

花桂兰——家庭主妇、贾士真之妻

金玉莲——老戏曲演员、樊生富之妻

秦麻子——临时工、造反总团人保部长

张发喜——山河镇造反司令、中学生

牛旺春——山河县委书记

鸡凤凰——南山屯巫婆

高 哲——省报记者

祖利凡——省委副书记

陈项真——北花歌舞团团长

马大爷——北花歌舞团打更的老头

张大夫——疯人院女医生

文木匠——文端雅的父亲

姚 林——“一二·九”运动学生领袖

高小山——北京小学生

目 录

第 一 章	辫子的回声	(3)
第 二 章	没有梦见的梦	(23)
第 三 章	夜半捧心	(44)
第 四 章	302 房间的定时炸弹 ...	(70)
第 五 章	“九·一八”	(85)
第 六 章	夜 奔	(105)
第 七 章	天 书	(117)
第 八 章	穆桂英挂帅	(133)
第 九 章	孔雀开屏之后	(156)
第 十 章	追 踪	(179)
第十一章	问 天	(206)
第十二章	探 女	(223)
第十三章	丙辰龙年	(244)
第十四章	展翅的老鹰和小鹰	(272)
第十五章	文端雅的新忧	(325)
第十六章	党代会的风波	(371)

第十七章	炮弹、眼泪、告别	(394)
第十八章	天安门下的沉思	(407)

她在凌晨消失

延泽民、雪燕合著

第一章 辫子的回声



在北花歌舞团的排练室，几十个女演员，咯咯嬉笑着，不到一个小时，就把辫子统统剪掉了。然后左臂别上红卫兵袖标，右手拎起剪下的辫子，齐唱“横扫四旧”之歌，载歌载舞。雄壮、磅礴的气势，充满了大厅。

十四岁的舞蹈小明星常小雅，尽管没有得到红袖标，但她并不甘心，她还想用剪辫子这一革命行动来争取。她跟在大伙后面，跳着，唱着，那清脆的歌声，那轻巧优美的舞姿，引得站在门口看热闹的男演员们，不断地向她鼓掌、叫好。

晚上下班，她拎着两条小辫跳跳蹦蹦回家的时候，总以为妈妈会大大地夸奖她一番的，哪知妈妈上午在北江大学受到红卫兵的批判，说她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叛徒，下午又来了一帮造

反派抄家，使她的情绪糟糕到了极点。看见女儿的辫子，顿时觉得天昏地暗，房子旋转了起来，不会说话了。



在哈拉屯村口的石岩上，不知何年何月，由谁刻下四行诗文，字有斗大。

山高树高闹风云，
沟深草深通龙宫；
虎狼熊豹吼林海，
人畜无踪路断魂。

不难想像，这里曾经是一个野兽称霸，人迹罕见的恐怖世界。

据县里的《史志》记载，大约在二百年前，曾有几个猎人在这里以山洞为室，安家落户。到本世纪二十年代，已发展成拥有一二百户居民的大村镇。人们靠山吃山，狩猎、挖人参、伐木头、采集各种山货，到北平、天津贩卖，倒也称得上安居乐业。这虽然与我们要叙述的故事没有直接关系，但这里出了一个命运不凡的女子，还有从头叙述的必要。

她小名丫蛋儿，学名端雅，父亲姓文，是个木匠。

有一天半夜，村里突然人喊狗叫，火光四起，把她从睡梦中惊醒。

“老虎下山了，快放火！快放火！”

她听见这呐喊声，吓得钻进妈妈被窝，像小猫一样，屈着腿，连头也不敢露出来。

“别怕，丫蛋儿，”爸爸壮胆说。“老虎哪有传说的那么玄乎，其实它也怕人。”然后就讲一些猎人打虎的故事。

但她仍然怕虎。其实，又有谁不怕虎呢！你敢摸老虎尾巴吗？

她上学了，功课不错。暑假期间，同学们搭伙上山摘草莓，捡松籽，看野玫瑰和杜鹃花。文端雅也喜欢这些花果。但当同学约她的时候，她总是磨磨蹭蹭，不那么积极。为啥？怕碰见老虎。

实际上，山中虽有虎，但已不是对人危害最大的东西了。这时候，统治人们心灵，困扰人们灵魂的，是神与鬼。

一到夜晚，巫婆跳神，神汉闹鬼，弄得人心惶惶，村里的气氛格外紧张。

文端雅的脾气却很古怪。她虽然也怕神怕鬼，但又不怕神跳鬼闹。一听说巫婆或神汉跳神闹鬼，她就跑去观看。

只见神汉在院里跳跳蹦蹦，巫婆躺在炕上哼哼呀呀，吓得老爷爷老大娘跪在地上直磕头，直祷告，而她却一点也不害怕，而且觉得新鲜、好玩，睁大着眼睛，看得津津有味。

不幸的是她后来竟看见了真正的鬼，受到了鬼的迫害！

那一天，太阳睡觉了，黑暗笼罩了哈拉屯。

文端雅坐在炕上，在晃晃悠悠的麻油灯下复习功课。妈妈正在做晚饭，煮青苞米。爸爸呢，还蹲在门口，叮叮咣咣为别人制作预订的陪嫁衣箱。苞米煮熟了，爸爸才放下斧头，她放下课本，和妈妈坐在炕上吃饭。

夜，静静的。山里无风声，村里没有狗叫。可是忽然间，房门开了，蹑悄地溜进来三个黑糊糊的东西。

像长白山的老虎突然冲进门来一样，爹妈都吓懵了。她正想大喝一声“鬼！”只见爹妈慌忙扔下手中的苞米棒子，跳到地上，低头垂手而立，仿佛只等待勾尸鬼往脖子上套绳索一样。

文端雅并未过分惊慌。她只是由于爹妈的牵动，才跟着下了

炕。啃了半截的苞米棒还捏在手中。

一个手晃军刀，头戴龟壳黄帽的小个子叽里咕噜了几句什么，变成另一个穿黑色制服的高大个的话，对文本匠说：

“皇军要你去做工，有工钱，马上走。”

文本匠佝偻着高高瘦瘦的身板，摊开像鸡爪一样痉挛的双手，抖颤着说：

“你们看，门口还有我给人家揽下的活儿，只做了半截。让我连夜把这个活儿做完，明天再去咋样？”

没等翻译，小个子就用半通不通的汉语说：

“通通的，今天的走。”

文端雅听到这句话，才浑身一震，抬起头，把那个家伙狠狠地盯了一眼。

不料这一眼，就像埋头吃草的山羊忽然被虎狼发现一样，招惹来灾难了。

她刚满十五岁。论个头，看去像十七八岁的大姑娘。两条辫子垂下胸脯，焕发出黑油油的光泽，和她那高高的苗条身材十分协调。尤其是那一双眼睛，像清泉，像宝珠，像星星，像蓝天，特别引人注目。一切美丽、灵气、语言和意志，都凝聚在这双眼睛上。她天资聪明，学习用功。她的年龄最小，而学业成绩却不在别人之下。不论校内校外，都是一个人人爱慕、众目睽睽的对象。这反而在妈妈那明洁的心灵上投下一层忧郁的阴影，时时刻刻都在为女儿的人身安全担忧。天一黑，妈妈就不让她一个人出门，更不让她在街里玩耍。

尽管她还没有理解到妈妈的良苦用心，但她从小就不是那种轻浮的女子，她很自尊，也懂自尊。当发现有人嬉皮笑脸凝视她的时候，她会让他相信，这双眼睛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摆布。她会立刻把长长的睫毛扑闪下来，闭住眼睛，显出不屑一顾的鄙夷神态，转

身而去。

然而，今天不灵了。

一束强烈的手电光射在她的脸上。她立刻闭住双眼，躲在瘦小的妈妈背后。

手电光紧跟过来，上下晃动了几下，又直射到她低着头的面颊上。

“你的不要怕。”她听见一声嘿嘿狞笑说，“你的爸爸去了的，赚钱的大大的有。你的想爸爸，我明天的就来带你去。”

当爸爸被拉出门时，她心想扑上去说话，但妈妈像老牛在豺狼面前护小犊子一样，紧紧地拽住了她。爸爸回过头对妈妈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好好照料丫蛋儿”，就被连推带拉，消失在黑暗之中了。

这是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大约半个月左右的事。这一天夜里，日本兵不声不响地在哈拉屯抓去几十名劳工。

在这以前，文端雅没有见过日本兵。从此以后，她才晓得世界上还有比老虎更可恶、更可恨的人；才晓得日本兵比鬼还狡猾，比鬼更可恶。但她并未因此想到自己会被抓去。而妈妈则想到了。她唯恐这种鬼再不声不响地闯进门来把女儿带走，悲伤、害怕，吓得通宵不敢合眼。

“别怕，”文端雅反而安慰妈妈说。“我是个念书的小孩，日本人抓我干啥？”

“你不懂，丫蛋儿。”

“他又不是老虎，能把我一口吃掉咋的？”

“唉，别说傻话。快逃命吧，他们明天还会来的。”

于是，母女俩连夜蒸了一锅苞米面窝窝头，等公鸡一打鸣，就拎起斧头，背着干粮袋，悄悄地离开家，上山了。

母亲只想到领着女儿躲日本兵，却忘记了还有比老虎窝更大的危险在等待她们。